

和谐共生的田野欢歌

□毛君丽

去年秋天，家居梯田的毛哥送了一小筐红鲤鱼给我，说是稻田养殖的鱼，连鱼鳞都可以吃。回到家中，和母亲一起剖好了鱼，母亲欲刮鱼鳞时，我制止了她，而后以红烧之法烹调，果真鱼鳞一口咬去，是软软的口感，而鱼肉则肉质细嫩、鲜香可口。稻田里养殖的鲤鱼鱼鳞也能吃，这让在好溪河畔长大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而我奇怪的则是稻和鱼怎么能共生呢？水稻从扦插至收获需4个多月的生长期，其中免不了需施农药防治病虫害，若鱼在稻田里生长，施农药时不会中毒吗？且夏季遇干旱时，鱼儿如何生存呢……

带着满满的疑问，数天后我赶到了毛哥的村庄。

毛哥的村有七十多户人家，房屋鳞次栉比卧在大山的环抱之中，在村子的一排排房子之间，弯弯的挂着一层层梯田，已近秋收，老屋的褚黄，稻谷的金色，山野的翠绿，小溪的清澈，山谷里弥漫着层层叠叠似轻纱似薄雾的水汽，山腰被一团团白云环绕，这是任丹青高手也描绘不出的人间仙境呀。

我正沉醉于风景时，好客的毛哥已

在村口等我了，他径直带着我往村子下方的梯田走去，只见一条条红色的鲤鱼在稻田里欢快地嬉戏，时而有鱼儿在稻丛中跳跃。行走间，毛哥娓娓道来。

原先毛哥在县城打工，数年前见梯田建设如火如荼，旅游行业风生水起，有着一手好厨艺的他就开了一家土菜馆，食材大多出自当地，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道红烧稻田鱼。稻田鱼？见我有疑惑，毛哥说：就是生长在稻田里的红鲤鱼呀。稻田鱼也称田鱼，是一种古老而智慧的农耕方式。稻田为鱼儿提供了生产环境和饵料，而田里的昆虫和稻花也成为了它的美餐。鱼儿在觅食游动过程中，翻动泥土，增加了水中的氧气排泄物，成为田中肥料，且以落入水中的稻花和浮游生物为食物，与水稻和谐共生，促进稻鱼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我们沿着田埂行走，沉甸甸垂下身子的成串稻穗不停拂过我的衣角，我看到在一丘丘的稻田里，都有一字型或十字型的沟，宽约1米，深约0.5米。见我露出疑惑的神情，毛哥解释道：这是鱼沟，便于稻田鱼的饲养管理，特别是逢

旱季的时候，鱼儿就可以游到沟里，保证其不会被晒死。你还懂科学种养呀？我笑着打趣。憨厚的毛哥说，这都是政府的功劳，云和梯田创建5A景区的这些年，为提高我们农民的收入，积极探索“和美乡村+农业、休闲、民宿、康养”等新业态，按照“农旅融合、以农促旅、以旅强农”发展思路，深入挖掘山水特色、田园风光、农耕文化等资源，实施休闲农业提升行动，保护传承优秀农耕文化。我们梯田由于生态环境优越，且水稻种植也承载着世代代梯田农人的情怀。水稻从春天播种插秧，而后是4至5个月的生长发育管理，看似简单的步骤凝聚着劳动人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而古老的水稻耕作方式产量一直偏低。政府推行稻鱼生态种养，除派农技员下各村培训指导，还时常到田间地头巡查。一开始我也不知稻鱼种养后化肥和农药如何使用，是技术员告诉我选择高效低毒的农药，种植过程中要少施化肥，以保证水质清澈，还指导我挖好田沟筑水以防旱季鱼儿缺水不能生存。从事稻鱼种养的第一年，我这每亩田的收入就增加了近

2000元，现在我连邻居的50亩也一并承包了，说话间，毛哥的眼睛闪着亮晶晶的光。

在他的描述中，我看到了一幅幅美好的画面：春天，在生机盎然、充满绿意的田野里，嫩绿的秧苗在微风中飘拂，绿浪翻滚中，小小的鱼儿在稻垄间尽情嬉戏。盛夏，稻禾蓬勃生长，田野弥漫着稻花的清香，稻花洒落水中，成为鱼儿最好的食粮。待到秋收时节，田野里一片金黄，丰收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稻穗，还有此时已长至半斤以上的鱼体通红的稻田鱼。这是最美的田野丰收盛景吧。

是呀，在传统的观念中，鱼儿只能生活在河流里，稻和鱼，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物种，现在却在同一片田里共用同一池水，一水两用，节约了水资源，保护了自然环境，稻鱼互相供养，和谐共生，一地双收，更让人深深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

闻稻香，品田鱼，是大自然的美好馈赠，也是农人们辛勤劳动结出的丰收硕果。让我们一起享受秋收时节的稻香鱼肥，一起挽起裤脚，提着水桶，踩着泥巴捉鱼撒欢吧。

馈赠

□赵宇

夏天来了，我被城市那恼人的暑气缠裹得太久，只得趁休假时节去到乡下。一路风尘，竟成挣脱黏腻汗渍之网的解脱，当满山翠绿涌入视野，如久旱逢甘霖，那清凉之气瞬间熨帖了我焦渴的肺腑。

次日天未亮透，山霭犹纱笼。梯田浮在雾海之间，其婉约清妙的曲线，早已化作云和特有的韵脚。我立于梯田之上四下眺望，层层水田正浸润着蜜橘般的日头浆液，那饱满欲滴的光竟慢慢酿成金子色，沿着起伏的田埂漫溢流泻。斧凿刻下的斑驳，早被柔韧的青禾悄然修复。

踏过田头，再转入竹林，阳光穿过绿叶洒下来，光影闪烁间恍若无数金子铺陈于地。脚下踏着柔软柔韧的残存落叶，悄然无声，竟分明感觉到竹鞭穿石破土的力量。根脉的脉搏在脚底暗涌，如一种坚韧执着的生命自足其道。竹枝在风中小声议论不休，竹节骨子里积蓄着一种厚积薄发的劲健之气。昔日刀斧的疮疤已沉埋岁月底处，消逝无痕，眼前的竹林青翠欲滴，每一杆节节攀高的身躯，皆是自然向人归还的信诺。

返程小憩于村口小亭，身旁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农悠悠吐纳着烟气，眼光投向苍郁连绵的远山：“我们那时候啊，树再大，也敌不过碗里实在的米饭；山再美，也不如填饱肚皮要紧……”话语落地，沉重地掉到了地上，如落叶坠入了深秋寂寥的土壤。他抬眼，目光忽然凝住在山冈上，一株苍松。我随他目光远眺，停留在那棵苍松上。半躯焦黑，应是雷霆肆虐的遗迹，却依旧盘踞挺立，以沉默刻写一种尊严：愈是摧折，愈显峻拔。

晚间庭院静坐，偶然仰望天空时，星光如洗，疏朗葱郁，清光如针，直刺人心深处。我心头恍然生出洞明：人类向自然的无尽索取与贪婪，何尝不是一场永难偿清的债务？青山绿水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金山银山的财富，当它洗去我们眸中的尘障，使浮云遮蔽的真态显露，这已然无私的山河，馈赠人类最丰饶的精神珍藏。

我在庭院那方竹林浓荫下蹲踞良久，不言不语，风吹动那连绵起伏的林海，翻卷成一片深湛的波浪，向着无穷远处铺展而去。

那层层荡开的青翠，如一种无声却宏大的吟咏，是绿水青山永不衰竭、馈赠不尽的生命歌谣，让我们重新懂得，守护那青翠永续的土壤，便是为灵魂安筑一座永不倾塌的基石。



云和梯田

吕周亮 摄

江南制扇人

□王晨伊

日暮，寒山寺的钟声，咚的一声，低沉而悠远，从钟楼传出，回荡到姑苏的南巷……昏暗的灯光下，店里，向今朝和陈道如往常般埋头制扇。

向今朝和陈道是制扇同门师兄，两家制扇店在南巷紧挨着。向今朝的制扇店门面稍小，木板老门，门前栽植着桂兰竹菊，乍看透着古朴，再看有几分文雅。入店中间，又是一屏木板隔成前后，屏前是作坊，屏后则是简单的一张床和桌子；左边放着晒架、烤炉、大锅，一张工作台上散落着工具，还有一幅老花镜，一杯茶叶；右边则摆放些许扇子，最显眼的是那把乌竹骨，那是他师父传下来的扇子，金黑交错的大衣搭上竹骨，显得贵气又典雅，向今朝宝贝着，从不让人碰。

师弟陈道的制扇店门面稍大，大门前贴着“招财进宝”“财源滚滚”的红字，店内则悬挂着各路财神的画像，财神与扇总有些格格不入。

向今朝几乎不进陈道师弟的店，一是嫌财神扇店实在刺眼，二是对“财迷”的师弟多少有些失望。

当初，师兄弟两人遵师嘱咐，一起开店。向今朝谨记师命，勤奋努力，每日都起得很早，南巷的其他店铺开门时，他已经做好了一把扇子。起初，陈道也和师兄一样起早摸黑。可一年未到，随着客人一日比一日少，赚到的钱还不够交水电费，他开始懈怠了，还经常向向今朝吐槽，说制扇业这样发展没有出路，赚不来钱，想转行不制扇了。

向今朝总是一边摆弄着手中的扇子，默默地听着师弟的牢骚。他一直认为，师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可是有一日，向今朝终于忍不住了。

那日，陈道又来了。进店就径直走到了那把乌竹骨泥金扇前，盯着扇子许久后，开口道：“师兄，最近生意怎样？我那儿都已经交不上水电费了。”

“你盯着乌竹骨泥金扇作甚？”

“我突然想看看扇子。”

“那是我们的祖传扇！你尽管看吧！”

“最近有个朋友开品牌鞋店，想让我和他合伙，我家里老人也得照

顾，孩子也要上学，我需要换个工作。但我，我没有本金。”陈道转过身来说道。

向今朝听到这话，抬起头看着陈道，他明白过来，陈道是想打乌竹骨泥金扇的主意，但他还是忍住没有回答。

“师兄，就咱们这样埋头苦干，干到白发满头也弄不出什么名堂，时代都变了，我们也得变啊。这祖传扇，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陈道！”向今朝从凳子上噌地窜了起来。“你别说了，你走吧，时代是变了，但你师父传下来的手艺变不了，振兴扇业的初心也变不了，是你变了，你走了之后就别回来了。走吧，以后清明你也别去师父那儿，你对不起他老人家。扇，想都别想！”

看着师弟迟疑几秒后走出店门，向今朝内心无比纠结，他想喊住师弟，但他没有，他知道自己说服不了师弟。陈道走后，向今朝瘫坐在凳子上，手中握着的榆树叶滑落在地上。他抬头望着那把祖传扇，又低头看看未打磨的竹骨，他想起师父。

师父在世时，常常告诫师兄弟：制扇，是一种古老行业，是一个需要传承的行当，也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工作，制扇讲究的是技艺，更讲究的是心，煮、晒、烤、刮、拖、倒、磨竹骨，上白蜡，扇面刻画，每一道工序考验的都是匠心。他知道如今的制扇业并不那么景气，但他不明白师弟为何狠下心抛弃祖业。

此后，师弟再没有来过向今朝的店。向今朝依旧每天起早制着扇子，但每每路过隔壁的店，门关了再也没有开过，他的心里像是少了点什么，他有些后悔，后悔当日应该挽留留师弟。

当听到巷里人说到陈道，他便悄悄地把椅子往门口移，皱着眉头尽力地听几个字眼，听到好的，就把椅子移回来。

陈道自告别师兄后，便把老宅卖了，跟着他的朋友做品牌鞋生意去了。起初两年生意也不景气，但总比制扇赚得多。后两年，陈道赶上了电商的风口，干起了直播，一天天在直播间里喊“三二一，上链接”“想要的的朋友赶紧下单”……钱赚了不少，在商场里开起了门店。

听巷里人说陈道直播卖鞋，向今朝便开始关注了。每晚做完工，他就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看师弟推荐鞋子。看着直播间粉丝从几十人变成了十几万人，看着销量从几双到几万

双，向今朝嘴上骂骂咧咧，脸上却露出笑意。看着师弟的事业越来越红火，再看看自己惨淡的生意，他对师弟改行的否定动摇了，心想也许是自己错了。

偶尔有年轻的顾客来店里，向今朝也会和客人谈直播。“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网上的货吗？我们苏州扇是不是也可以搞直播，也可以卖得好？”客人开玩笑说道：“搞直播哪有那么容易，还是算了。”向今朝还经常找来儿子，重复问一个问题：“现在还有喜欢咱们苏州扇的吗？”小向总是支支吾吾地说：“没……应该还有吧。”

这两年，陈道回来南巷几次，每次到了巷口，又折了回去。其实，他做直播时也想带货纸扇，为行业找找出路，但毕竟工艺品不同于快消品，线上也没带动。

这一天，向今朝做好两把扇子，叫来儿子。“儿子，今儿，我带你去商场逛逛。”

小向瞬间提起兴致，答道：“什么时候，是现在吗？”

向今朝点了点头。出门时，他手里提了一个木箱子。

父子俩在商场里逛了几圈，买了几件东西。“我带你去买双鞋吧。”父子俩继续逛着。

小向想进好几家鞋店，都被向今朝拒绝了，直到看见一家名为“陈鞋

檀木香组诗

□刘钦悦

檀木香

突然，嗅到了橘色清香，斑驳味道
撕裂缝纫机的封印
手指又一次抚摸到外婆脚踏板的吱嘎声
机身摇晃着铁锈红的汗水
补丁在茧子下化蝶，针眼续上了衣裳的年龄
而玻璃一直闪耀着
橙黄的惊叹，轻轻拭掉她眼角的皱纹
木头光泽倒映出白炽灯虚构的日夜
道道划痕埋藏起声声叮咛
掉漆的机头凝固起乌黑的语言
嬉笑声纷纷剥落

当蜘蛛网爬上四肢，竭力掩盖疼痛的蓝色喊叫
灰尘披着苦涩，永恒沉睡
瞳孔透过木香，飞向远方

梦魇

瞳孔撞进时间的深渊
褪色相片凝视着
那受伤的凤琴
漆黑钻进娃娃破碎的衣领
她只留下
一张蓝色笑容

当纸箱沉睡发黄的书
灯熄灭了
玻璃闪烁的樱花香
蜡油剥落倒刺的课桌
封印住暗红色
她吞下，整口寂静

火炉渗透皴裂肌肤
钢笔却吹起水绿气泡
蒙住失神双耳
回忆的魔镜枯萎在溪边

使者

月光从未闭合的窗缝挤进
轻跃在他
摇摇欲坠的桌边
灰尘披着银白色
在眼中爆炸
潜游进房间中的寂静
树影在墙壁上摇曳苦涩
吊顶散发着昏黄色锈味

他却被打照得透彻
亮晃晃的刺醒暗夜的梦
泡进清晨的芳草香
鸟鸣拨动心灵的钢琴
乘着笔尖飞进诗里
光跃进手心打翻橙黄色
白晳裹不住青筋萌动

云挪动到星星跟前
收回天空的钥匙
剩下风在纸上
留下远方与梦的标记

王

王”的店。“原来是找陈叔叔呢。”小向轻声言语道。

向今朝看了看门面，确实比巷子里好太多了，心里想着：自己或许真跟不上时代了，也不怨他当年要转行。进店后，向今朝看到陈道埋头整理着一堆单据，没有上前，带着儿子挑鞋。等儿子挑好鞋，走到柜台，喊了声：“师弟，给哥结个账。”陈道这才抬起头，看着向今朝，眼泪瞬间滑了下来，他慌乱地用手抹掉眼泪，哽咽道：“师，师兄，对不起……”

“别说了，都过去了。”向今朝拍了拍他的肩。“看到你现在很成功，师父肯定也很欣慰。”

“师兄，我其实……”陈道欲言又止。

“还想回制扇业吗？”

“我想，我日日想！我来巷子看过你好多次，但我没有勇气走进来……”

“哥相信你。”

离开前，向今朝在柜台边悄悄留下了那个木箱子。

一个多月后，向今朝想起许久没有看师弟直播了，他进了直播间，生意依然红火，却看不到陈道，在线的是年轻的女主播，之前在鞋店见过。后来，小向告诉陈，陈叔叔门店对面新开了一家店铺叫做“江南扇艺”。